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著

人

(意)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郭 毅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10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394,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4年7月重庆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77 定价：1.55元

献 给 你

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去生。何者为佳，惟上帝知道。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自辩书

序 言

痛苦和愤怒的吼声震撼着城市的上空。一阵阵令人迷惑的巨响淹没了一切其它的声音。它喊出了一个莫大的谎言：“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这不是人的怒吼。它不是那些长着四肢和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发出的，是由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庞大怪物——人群汇合成的章鱼发出的。中午，由紧握着的拳头、懊丧的脸、撇着的嘴组成的章鱼游动到东正教大教堂广场。它的腕足伸向广场附近的街道。它以火山迸发岩浆时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冲破一切障碍，占据并堵塞了街道，同时发出了“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的轰响，要躲开这个怪物简直是一种妄想。有些人留在家里、商店里、办公室以及其它可以藏身的地方，希望远离这个怒吼声，巨大的轰响透过门窗和墙壁，依然震动着他们的耳膜。没有多久，他们就屈服于这股魔力：开始是到门口去看一看，接着就走上街头，接近了章鱼的腕足，最后终于被它所吞噬，从而也成为紧握着的拳头，懊丧的脸，和撇着的嘴。“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章鱼在游动中不断壮大，每游动一次，便增加一千人，一万人，十万人。到下午两点已达五十万人，到了三点又增加到一百万人，到了四点竟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到了五

点人多得已经不可胜数。他们不仅来自雅典城，还来自遥远的地方。有的来自阿蒂卡和埃皮鲁斯的农村，有的来自爱琴海诸岛，还有的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马其顿和色萨利的乡村。他们来时有的乘火车，有的乘船，还有的乘公共汽车。在章鱼没有把他们吞噬之前，他们是四肢俱全，各有思想的人：身穿节日盛装的农民和渔民，身穿工作服的工人，抱着孩子的妇女以及学生。总之是人民大众。而这个人民大众直到昨天还在回避你，遗弃你，使你孤苦伶仃得象一条无家可归的狗。那时，你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被教义、军装和学说所迷惑，也不要被掌权者、许诺者、威胁者和那些图谋用新主子代替旧主子的人所迷惑。上帝啊，你们不是群氓，你们不应该在别人的罪恶伞下寻求栖身之所。你们要战斗，要用你们的头脑来思考，要记住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定的人，是一个宝贵的人。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是自己的创造者。维护你们的“自我”，它是全部自由的核心。自由是一种义务，它先于权利。但是那时他们不听你的话。现在你死了，他们才相信你说得对。他们走向章鱼时，举着你的画像，举着写着威胁性和挑战性口号的标语牌、旗帜、和组成APZ三个字母的花圈：A代表阿莱科斯，P代表帕那古利斯，Z代表他活着。还有成担成担的梔子花，石竹花和玫瑰花。那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星期三。那天天气酷热，空气中弥漫着花瓣的腐烂气味，它使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确信这一切仅能延续一天，然后怒吼声就会消失隐没，痛苦变为麻木不仁，愤怒化为俯首贴耳。海水将在你沉船的漩涡上平静下来，柔软得

象根松弛的弹簧。政权将再次得胜。政权是永恒不灭的。即便你以为是通过一次革命，或者通过被人称之为杀戮的革命能把它打倒，它总会在废墟上重新出现，完整无缺，只不过色彩不同罢了。这里是黑色的，那里是红色的，或是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而人民群众却接受它，容忍它和顺从它。你是为此而痛苦地发出那种难以捉摸的冷笑吗？

水晶棺盖盖着灵柩，里面盛着你的大理石塑像，你的躯体。我木然呆立在它的面前，眼睛盯着你那嘴唇上浮起的痛苦冷笑，等待着章鱼冲进教堂，把他们那迟到的爱慕之情倾诉到你的身上。惊惧和痛苦骤然向我袭来。大教堂的大门都上了闩，并用铁棒顶着。愤怒的敲击声可怕地震撼着大门，章鱼的腕足象无数无形的胳膊已经开始渗透进来。它攀援在拱门的柱子上，沿着内室的栏杆而下，抓住教堂的圣屏。灵柩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它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而变得越来越狭小。为了抵挡两侧和背后的推挤，我不得不支撑在水晶棺盖上。这是十分伤心的事，因为我害怕打碎了它，害怕跌倒在上面，害怕手上再次感到在太平间交换戒指时感到的刺骨寒冷。那时，我把三年前我们愉快地在没有任何法律和婚约的情况下交换过的戒指再交换回来：把你戴在我手指上的戒指戴在你手指上，把我戴在你手指上的戒指戴在我手指上。可是现在没有其它的支撑物。开始时用来隔开灵柩台的拦绳也被那些渴望站到第一排进行表演的夸夸其谈者，好奇者和贪得无厌者汇成的波浪所吞没。首先是那些政权的奴仆，熟谙中庸之道的文化界和议会界代表，

他们来到圆形缺口处毫不费力，因为当他们从轿车上下来时，章鱼总是一面闪到一旁，一面说：“请吧，阁下。”你瞧，他们身穿双排纽扣的灰色上衣、洁白的衬衫，有着精心修饰的指甲和一股令人恶心的尊严，痛心疾首地站在那里。接着是那些声称反政权的谎言家，煽动家和肮脏的政客，也就是占有一席地位的各政党领袖。他们用臂肘拨开一条路来到这里，这并不是因为章鱼不肯让道，而是因为它想同他们拥抱。你瞧，当他们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时，眼睛总是斜视着，看摄影记者是否准备拍照。他们俯下身子，在灵柩上留下犹大式的吻，用蜗牛的流涎模糊你的水晶棺盖。然后就是那些被称为混帐革命党人、狂热分子和凶手的未来追随者，他们假借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名义开枪射击，以滥用权力对付滥用权力，以邪恶对付邪恶。他们同样也是政权。你瞧，这些伪君子举着拳头，蓄着假颠覆分子的胡子，长着一副未来官僚和老板的资产阶级丑恶嘴脸。最后是那些与现行政权，过去政权和未来政权，与一切强权和专制同流合污的神父。你瞧，他们穿着深色的长袍，佩戴着各种愚蠢的象征物；在熏人眼睛和头脑的缭绕的香烟中装腔作势。他们当中有一位大司铎，即东正教大教堂的主教。他身穿绛紫色的丝织长袍，上面挂满金饰物，珠链，名贵的十字架，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他咏诵道：“你永垂不朽。”但没有任何人能听清，因为现在愤怒的打门声又混杂着玻璃的碎裂声，门锁经不起撞击而发出的吱嘎声，嘈杂的抗议声和广场上口号汇成的巨大轰鸣声。章鱼的腕足吸附在教堂的墙壁上，不耐烦地要求把

你抬出去。

突然爆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正中的大门被撞开了。章鱼进来了，象倾泻而下的火山熔岩那样，溅起浪花。顿时响起了可怕的叫声和呼救声，圆形的缺口紧缩成一个漩涡，把我抛到灵柩上，无比的重量埋住了我。我沉沦在黑暗中，仅能见到你苍白的脸和交叉在胸前的胳臂的轮廓以及闪闪发光的戒指。我身下的灵柩台在晃动，水晶棺盖在吱嘎作响。就象我所担心的那样，不消片刻就会破碎。有人喊道：“向后退，畜生们，你们想吃掉他吗？”后来，又有人喊道：“抬到灵车那里去，快，抬到灵车那里去。”我身上的重压减轻了。从隙缝中透进来一线光芒。六个自告奋勇的人冲进漩涡，举起灵柩，抬着它从边门出来，走到停放灵车的台阶前。但是这个凶猛的怪物已经失去控制。当它透过这层脆弱而透明的外壳清楚地看到里面躺着的尸体时，它发狂了。似乎仅仅呼喊还嫌不够，它现在想吞掉你。它整个围拢过来，扑到抬灵柩的人身旁。在它的钳形夹攻下，抬灵柩的人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他们不断地打招呼：“让道，请让一下道。”灵柩在他们的肩上忽上忽下，就象咆哮着的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上下颠簸，撞击着你，有时甚至把你翻倒过来。我拳打脚踢也难以得到一点较大的空间。当我想到这六个人可能会失去平衡，把你抛在这股狂风恶浪之中时，我心如乱麻，绝望地喊道：“注意，阿莱科斯，注意。”在灵车的反方向又形成了一股洪流。它不是把我们推向灵车，而是推向远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灵柩才得以送到车上，也来不

及安放端正，车门就关上了，这时才阻挡住那些企图打开它的魔爪。这是一场狂暴的搏斗，用脚踩，用指甲抓。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沿着灵车的边缘一寸一寸地挤到驾驶室里，坐在司机旁边。司机被吓瘫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还必须到墓地去。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一路上，灵柩歪斜着，你的躯体象橱窗展品那样不人道地陈列在那里，几乎如同娼妓的挑逗性叫喊一样：“看吧，但不准触摸。”灵车内笼罩着无休止的恐怖，被岩浆阻塞的灵车寸步难行，它前进一公尺，很快又退了回来。正常情况下只需要十分钟的路，我们却化了三小时：米特罗波莱奥斯路，奥托诺斯路，阿马利阿路，迪阿科乌路，阿纳拉法萨奥斯路。护送送葬队伍的警察很快被人海淹没，他们多数人身上受了伤或受到虐待。负责维持秩序的几十个小伙子也很快被冲散，只剩下了五六个鼻青脸肿的幸存者，他们紧张地抵挡着窗玻璃的碎片。人们还可以从高处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这种状况。照片上，灵车成了巨大人流漩涡中的一个模糊不清的黑点，旋风的中心，章鱼的脑袋。没有任何办法脱离人流，他们挤得那么紧，以致难以确定我们在哪条路上，距墓地还有多远。这好象还不够。雨点般的花朵落到灵车的挡风玻璃上，形成一道暗幕，车内暗得就象我在大教堂被挤倒在灵柩上时一样。暗幕有时变得淡薄，赐给我一点光线。这时，我眼前出现的情景使我产生了许多疑问，而不知如何回答：难道人们自觉地突然苏醒了么？再也不是那种任凭掌权者、许诺者和恐吓者驱使的群氓了么？这

些都可能吗？难道他们不会再次被驱使，或再次被拉入伙，去为某个想利用你的死亡的豺狼效劳吗？但是我也看到了那些消除我疑虑、温暖我心田的东西：成堆成堆的人、有的攀援在路灯柱上和树上，有的从窗户和窗台上探出身子，有的在屋顶上，有的在屋檐下，象小鸟一样蹲着。一位妇女在哭泣。她一面哭，一面安慰我说：“别哭了！”另一位妇女悲痛欲绝。她一面悲叹，一面高声激励我说：“鼓起勇气吧！”一个衬衫被撕破的小伙子在密如蚂蚁的人群中拨开一条道，递给我一本你中学时代的练习本。当然对他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文物。他说：“我把它献给你。”一位年老的妇女挥动着头巾。她一面挥动，一面哽咽着说：“永别了，我的孩子，永别了！”两位白胡子农民头戴黑帽，跪在灵车前的柏油马路上。他们举着银色的圣像在祝福：“请为我们祈祷吧，请为我们祈祷吧！”灵车行将撞到他们身上，人们在咒骂：“走开，笨蛋，走开！”而他们依然举着银色的圣像，跪在柏油马路上。

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有一个声音在低语：“我们到了。”这时，我们的周围有了一条狭长的甬道。司机停了车。几个人抬下水晶棺，把它放到抬灵柩人的肩上，然后沿着甬道肃穆行进。甬道竟是意想不到的寂静。章鱼已经不再呼号，不再游动，也不再推挤。但章鱼还在那里，一些腕足已经先于灵车到达。几万人群集在墓地和它的附近，但他们默默无声，占据了所有的墓碑和墓柱，充塞了所有的花径小道，攀援在每棵柏树，每个纪念碑上。在这万般寂静中，我们沿着默默为我们打开、随后又默默合拢的过道走着，走向还看不见

的墓穴。突然看到了。我脚下的这个坑就是墓穴，它又窄又深。我摇晃着。有人扶着我，拉起我，让我坐在邻近一座坟墓的矮墙上。安葬开始了。安葬的形式本来应该让死者的头向十字架那一端，脚对着甬道。要这样下葬，现在需要把水晶棺掉过头来。但章鱼已在周围形成一道人墙，以致棺材无法转动。尽管掘墓人一再要求，“向后退，你们向后退些！”但人墙巍然不动。结果只好按照已经形成的这个方向把你下葬：头对着小道，脚向十字架。你是我所知道的十字架立在脚上方的唯一死者。然后，把你安放在墓底。这时不知从哪个缝隙中冒出了那位大司铎。他身穿绛紫色的丝织长袍，佩戴着金饰物，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串成的珠链，一副祭司的豪华打扮。他举起牧师的权杖，为你祝圣福。突然他一个跟头栽进坑里，撞坏了水晶棺盖，扑倒在你的胸上。他在下面停留了几秒钟，羞愧得涨红了脸，可笑地整了整衣服，张皇失措地寻找借以爬出墓穴的支撑物，于是人们把他拉了上来。他羞辱而去，忘记了给你祝福。一把把的泥土开始落到你的身上，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声响，然而章鱼还是听到了。章鱼突然震动了一下，寂静几乎象闪电那样刹那间被打破，引起了一片神秘的骚动。有人在呼喊：“他没有死，阿莱科斯没有死。”另有人在呼喊其它的话，开始我听不清。后来我听清了，其中的一个呼叫我的名字，另一个则喊着命令：“你写本书吧，讲述他的事迹，你写本书吧！”在这同时，一铲铲的泥土敲打着你的灵柩，渐渐地盖住了大理石塑像，盖住了你那痛苦的冷笑。旗帜卷起无数的红色波浪，在空中飘扬，不

停的、迷人的、震耳欲聋的怒吼声又重新升起，淹没了任何其它声音，喊出一个莫大的谎言：“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

我始终忍受着这种怒吼声，直到墓穴被填满，直到在那里堆起一座由枯萎的花圈和令人窒息的花瓣组成的金字塔。然后我就跑掉了。让这些谎言见鬼去吧！让那些有组织的或自发的集会，那种暂时的和迟到的爱，那种只持续一天的痛苦和愤怒都统统见鬼去吧！但是我越是想躲避它，越是想摆脱它，这可恶的怒吼声越是紧随着我，勾起我的回忆、疑虑和希望。它一面安慰我，一面又象没有指针的时钟的滴答声那样折磨着我。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即使在章鱼把你忘掉以后，即使它重新成为任凭掌权者、许诺者和恐吓者驱使的群氓以后，即使在你的失败化为掌权者、许诺者和恐吓者的永恒胜利之后，这种怒吼声仍在继续，它象幽灵一样紧紧附在我的脑壁上、铭刻在我的大脑皮层上，甚至我用伦理、良知或自暴自弃也无法将它排除。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一种想法：这种怒吼也许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也应有所作为，使它显得象真实的或成为真实的。

我正是这样沿着时而清晰、时而为迷雾笼罩、时而畅通、时而荆棘和藤条所阻塞的小道去寻找你那神话的。这样的小道本来就是生活的两个方面，没有它也就无所谓生活。我去寻找你那神话所遵循的足迹。有的是我熟悉的，因为那是

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有的几乎是我陌生的，因为那是我仅从你的讲述中得知的。这是一位英雄的寻常神话，他在遭受践踏、屈辱及不被人了解的逆境下孤身奋战。这是一个人的寻常故事，他不屈服于任何教会，任何恐吓，任何潮流，任何思想模式和绝对原则，不管它们来自何方、带什么色彩。他宣扬自由。这是一个人的寻常悲剧，他不肯随波逐流，不甘逆来顺受，而要独立思考，因此也就被大家所杀害。这就是你的神话。当没有指针的时钟指明我记忆的道路时，你是我唯一可能找到的、躺在黄泉之下的对话者。

目 录

序 言		第三章	331
第一部	1	第四部	358
第一章	1	第一章	358
第二章	45	第二章	396
第三章	73	第三章	427
第四章	105	第五部	455
第五章	141	第一章	455
第二部	170	第二章	484
第一章	170	第三章	509
第二章	202	第六部	556
第三章	244	第一章	556
第三部	264	第二章	576
第一章	264	第三章	609
第二章	299	译后记	

第 一 部

第一章

夜里你做了那个梦：一只无比英俊的海鸥展开银灰色的翅膀在晨曦中飞翔。它刚毅地独自翱翔在沉睡的城市上空，仿佛天空就是它生活的理想。突然，它盘旋而降，投向大海，激起万道霞光。苏醒了的城市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因为它好久没有见到光明了。同时，群山也染上了火光。人们从敞开的窗户中欢呼着这一喜讯，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广场，欢庆重获自由。“海鸥，海鸥胜利了！”然而，你明白大家都错了，是海鸥失败了。它投入大海后，千千万万条鱼向它发起了进攻，咬它的眼睛，撕它的翅膀。爆发了一场没有任何逃生希望的恶战。它机智而勇敢地自卫着，发狂地啄着鱼。它翻身而起，激起巨大的扇形波浪，一直推向礁石。但这一切都是徒劳，鱼是如此密集。它寡不敌众，孤掌难鸣。它的翅膀被撕裂，身上伤痕累累，头疼欲裂。血流得越来越多，它越来

越无力进行搏斗。最后，一声痛苦的惨叫，它连同光明一起沉没消踪。群山的火光也随之熄灭，城市重新在黑暗中睡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你认为梦见鱼总是一种不祥之兆。军事政变的那天夜里，你梦见的也是鱼，是鲨鱼。想到这些，你浑身冒汗，因为你知海鸱的失败是一种预兆。也许你本来应当推迟一周，或推迟一天去重新检查埋在小桥下的地雷以确定是否有失误之处。但前一天晚上倒数计时已经开始，更改计划为时已晚：早晨八点将有两枚炸弹分别在公园和体育场爆炸，象梦中那样，群山的树林将燃起火光。承担这些任务的同伴已经找不到了。另外，如果不按原计划进行，你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梦见了被鱼群吞食的海鸱？说梦见鱼是一种不祥之兆？他们会嘲笑你，以为你惊慌失措了。因此你只好穿衣服，动身上路。你穿上游泳裤、衬衫和裤子。那是八月的天气，你一到那里，便脱下衬衫和裤子，只剩下游泳裤。看到你的人将以为你是个喜欢在黎明时游泳的怪人。试想，有谁会穿着游泳裤去杀死暴君呢？你穿上绳子编织的鞋子。你将不脱掉鞋子，因为岩石很锋利。脱掉还是不脱掉？还是脱掉，要穿过马路和海岸之间的那段岩石堆不穿鞋子是可以的，因为你将马上跳进水里，游往摩托艇。你拿了钱包和假证件，塞进游泳裤。后来你又改变了主意，把它们取了出来。真假证件都不带。要是鱼抓住了海鸱，也不会向它索取身份证的。要是他们杀死了他呢？要是他们杀死了他，那么报纸只要报道说，在索尼昂海岸发现了一具死尸，年龄约三十岁，身高一米七